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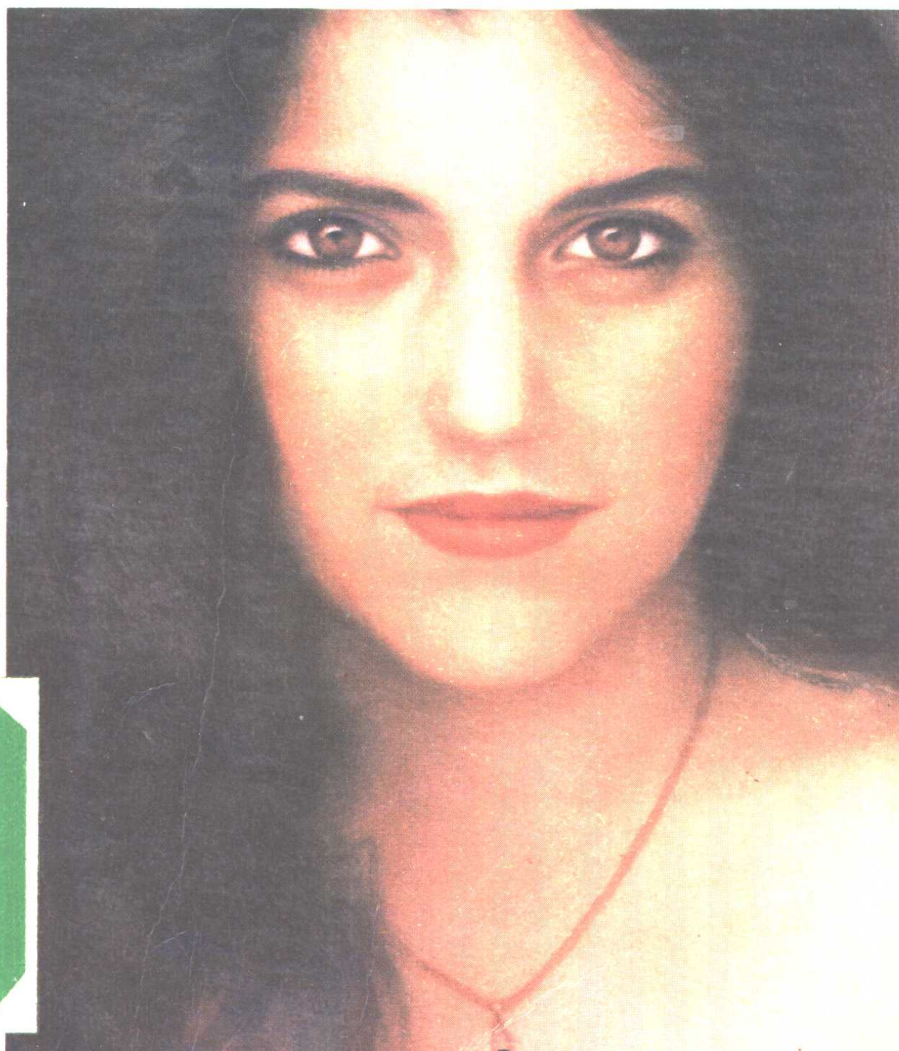
工人出版社

少女青春冒险

〔日〕赤川次郎 著

卢晓莉 译

THE WORKERS





少女青春冒险

〔日〕赤川次郎 著
卢晓莉 译
潘 明 校

赤川次郎
早春物语

本书根据角川书店株式会社，角川文库 1985 六版译出

少女青春冒险

赤川次郎 著
卢晓莉 译

工人出版社出版（北京安外六铺炕）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
华利国际合营印刷有限公司印刷

开本 787×960 毫米 1/32 印张：6 字数：10,000

1988 年 6 月第 1 版 1988 年 6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印数：1—53210 册

ISBN 7-5008-0117-3/I·28 定价：1.50 元

那天晚上，如果他不是优柔寡断，那件事也许就不会发生。这些天来，田中一郎总是这么想。

那是一个怎样的夜晚呵。这个季节，六点半的时候，天就完全黑下来了。

A 会馆。

今天在这幢楼里，某公司召开全公司职员大会。田中负责接待与会者。

田中一郎站在宽敞的大厅里。华丽的大玻璃门微微地晃动着。用大理石铺成的地板，平滑光洁，他的两只脚重重地踏上去，生怕滑倒。他长长地吐了一口气，心想：这里如果铺上床的话，比他住的公寓还大哩。

大楼前，一辆汽车缓缓停了下

来 带白手套的司机急忙下车，打开后车门。

只见一位大腹便便的男子吃力地从车里钻出来，刚上三级台阶，就有点气喘了，脸上显出不耐烦的神情。是董事长。他西装口袋露出的折纸和气喘吁吁的样子，都叫田中感到羡慕。

自动门啞啦啦地左右摇晃着，两名秘书紧跟着董事长走了进来。

田中深深地鞠了一个躬：“您辛苦了。”

“嗯。”回答的声音很小，好象从嗓子眼里挤出来似的。

田中直起身向电梯口走去，按动电钮。门开了，董事长看也不看田中一眼就走了进去。秘书连忙按亮楼层指示灯。田中的手从门旁移开，又把头低下了，等他再抬起头的时候，电梯门已经关上了。

谢天谢地！

田中摇着头走回大门口。董事长真不愧是大人物，不动声色，保持自己的尊严。田中只把他送到电梯口，汗就出来了。

刚回到原地，门又开了。外面停着一辆车，他没看见。

一闪身，进来一位身着深蓝色连衣裙的年轻姑娘。看上去象穿了一身水兵服。这女孩顶多不过十六七岁。她的前胸仿佛被风鼓起的波浪，正涌向一个神秘的世界。

田中被眼前的情景摄住了，呆呆地盯着她，一丝不安在少女的脸上掠过。

田中犹豫了一下。

那女孩再没有注意田中。她一直走到大厅里边。在一个空沙发上坐了下来。这是一间比大厅低的客厅，里边摆着几对很时髦的沙发。

咦，怎么回事？田中想，这位姑娘显然不是来出席职员大会，也许她是哪位职员的女儿，在这儿等人吧？

那都与他无关，使他愉快的是，遇到这么一位漂亮姑娘。

如果职员都到齐了，她还坐在那里不动，他便可以走上前去，问她有什么事。这总可以吧？

在入口处，能看见少女那张秀气的面孔，可那表情总让人觉得有点严肃，也许她本来就这样？

这使她更具魅力……

田中只顾盯着那边的姑娘，没注意一辆高级出租车驶来。一听到汽车刹车的声音，田中马上站得笔直。

“辛苦了。”这是田中所在公司的经理。

“啊，没失礼吧？”

“嗯。”经理总是绷着的脸依旧没有笑容，他上半身前倾，快步向电梯走去。

汽车结队而来，一批一批的人走进去。忙碌的

田中，已经忘记了那位少女。

等他再想起她时，职员大会已经开始了。

田中一边喘气，一边用皱巴巴的手绢擦头上的汗——唉，忘了换条新的，这皱巴巴的手绢让人看见多难为情。他赶紧把手绢放进裤兜里。

这时，科长从电梯那边走过来。

“喂，田中，已经开始了。”

“啊，是吗？”

“尾川常务还没到。电话打了，大概他已经出来了。恐怕堵车，过不来。”

“是嘛，那……”

“只好等着了。”科长居高临下的口气。

田中木然地沉默着。这个科长真是讨厌的家伙。

田中又问道：“那，怎么办呢？”他也不知道老问不好，可又不能不问，总不能老站在那儿发呆呀。

科长又发话了：“还能怎么办！来了马上把他请到会场。”

“是。”田中嘴上答应，心里直发牢骚。

“尾川是大人物，不可失礼。”

“是，知道了。”

科长好象还要说什么话，想了想，又耸了耸肩，走向电梯口。

科长的身影在电梯里一消失，田中的眉头就皱了起来：以欺负部下来取乐的人，真他妈讨厌！

噢，尾川吗？只有他一个人没有来。

秋夜，温柔的风稍有凉意，但说不上冷。空气是干燥的，这该是一个使人心情爽朗的晚上。

还没见车来。

如果我迟到一分钟，科长就会极尽讽刺挖苦之能事，好象犯了什么了不得的过错。尾川真治出席职员会迟到半小时，谁也不敢说什么。

事情就是这样，不过因为尾川是“公司职委会”的常务委员，而田中是个普通职员。

“哎呀！”差点忘了，那会儿进来的那位姑娘还在里边的沙发上坐着。

现在只有尾川没有来。她，不是等尾川吧？

哪怕淡淡地打一声招呼也好啊。田中想，或者恭恭敬敬，或者自然随便。她等谁呢？如果问了，不至于引起麻烦吧？

女孩仍旧一动不动地坐在那儿。她的美丽，如同细碎的粉末飘移在空气中，使田中有点不知所措。

看着她旁若无人的样子，田中有点生气：还没相识，中间就象隔了一堵墙。

这时，外面响起了刹车声，田中急忙返身回到门口。

一辆深蓝色的轿车停在台阶旁。从车里出来的

正是尾川。“嗒嗒嗒”，他非常轻松地跨上台阶，步履矫健象个年轻人。这跟先前的董事长可大不一样，田中快步迎了上去。

他惊讶地发现，面前这位高个子男人，胸阔腿长，看上去有西洋血统。

“您辛苦了！”田中深深躬下腰。

“我是尾川，来得太晚了。”尾川自报姓名。

“请马上跟我来。”

“谢谢。”尾川微笑着说，“我是最后一个吧？”

看起来他并不在意，表情很是轻松。田中很欣赏他这一点。他想，有魅力，能吸引人，正是这类“大人物”的特点。

田中按开电梯门，说：“请——”

他说着一回头，发现尾川并没有跟在自己后面。他站在半路上，正跟那女孩说着什么。声音很低，田中什么也听不见。

过了一会儿，尾川好象想起了什么，冲田中这边点点头，说：“对不起，请稍等一会儿。”

“好。”田中松开按电钮的手，电梯门关上了。他目送着尾川和少女向里边的沙发走去，直到他们在他的视线里消失。

那少女究竟是谁？看他们谈话的神态，不象是父女关系。

他们是怎么认识的呢？决不会是恋人吧？

田中一边看表，一边焦急地等待着。如果让尾川生气，他也得不到什么好处。

“不要再骗人了！”

突然，一个女人的声音在大厅里响了起来。田中觉得那声音尖锐、清亮，在空旷的大厅里显得异常清晰。虽然看不见，田中觉得少女那张脸依然是严肃的。

片刻，那边的声音又低下去了。怎么回事？看样子气氛不太友好。

田中悄悄向前挪了挪，朝那边窥视——那两个人恰好坐在背对田中的地方。

田中耸了耸肩膀。怀着强烈的好奇心，竖起耳朵来听。这可不是高尚的行为，不过，伟人也有各种各样的类型嘛。

田中两手交叉，背对大厅的方向站着，似乎有点漫不经心。来送茶的女孩看起来非常可爱……。唉，我的意中人在哪儿呢？象尾川这样的人，不去寻求，女人自己就会找上门来的吧？何况还有这样的女学生。

“对不起。”

突然，背后有人说话。声音大得惊人。一回头，站在他面前的正是那个女孩。那开始时的严肃劲儿已消失殆尽。此刻，她带着怯懦、羞赧的微笑看着田中。两个人的目光相遇，田中兴奋得心曠神怡直跳，

温柔地看着她。

“对不起。”姑娘又说了一遍。

“我能为你做些什么?”

“能不能请你叫一下警察?”

“警察?”田中疑惑不解。

“是的。电话是110吗?”

真的是叫警察吗?怎么回事?他以为自己听错了。

“是110……怎么?”

“请帮我叫一下，”她的语调还是那么恳切，“我本想自己打电话——可是，我杀了他，手弄脏了。”

杀了他……杀了他，怎么回事?

田中的视线向下移动，姑娘伸出两只手。他看到血把她的手薄薄地包了一层。

“他……”

“噢，就是尾川。”姑娘答道，“啊，也许应该先叫救护车。”

田中总算弄清了眼前发生的事。顿时，他面无人色，只觉得身体开始摇晃，眼看要向后倒下去，后面正好是电梯口，在他倒下去的瞬间，门开了。田中的整个身体摔在电梯里。

“怎么搞的!”乘电梯下来的正好是科长，“尾川还没来吗，嗯?你在干什么?”

姑娘看着田中倒下去，眼睛都瞪圆了。接着，爆发出一阵笑声。笑得很响，仿佛使出了全身的劲儿。

脸色发青的田中，张着嘴爬不起来。不明真相的科长愣愣地看着他。

姑娘清脆的笑声，在大厅里回荡……

如果，我的声音不象妈妈的声音……

我真的这样想。可是，发生了的事，后悔也没用。

如果，那一天，我早早结束训练而没有回家，如果我不是学校的短跑选手，如果我开始进的就不是这个学校，如果，如果……这样一直可以追溯到“如果我根本就没出生……”

可是，事情发生了，已经发生了。

我很清楚，这不是在科幻小说的世界里，时间的长河不会倒流，不会消失。

如果我的声音不象妈妈的声音……

孩子的好奇也会受到大人的责怪吗？

好奇心，对于一个十七岁的女孩子来说，是比什么都重要的维他命。

为了也有一个别人戴的那种漂亮的胸饰，我用一个休息日，走得脚都伸不直了，才发现那个小玩意儿。真的，好多在成人看来不起眼儿的小东西，我都会当作“珍爱之物”。这也是好奇心，就是自己的父母也有过。

第二天，女伴们见了都问：“这是在哪儿买的？”眼睛里闪着羡慕的光泽，使我得到了满足。她们也有好奇心呀！

少男少女就是带着这幼稚的“好奇心”步入成人的行列。

这样说，也许不会被所有的人接受。可那种装模做样的、浮华的行为和语言，是与青春不相容的。

故事得从那个黄昏说起。

眼前是一条笔直的路，不知道它能通向哪里。

黄昏的气息越来越浓，一丝一丝地沁入肺腑。

——那个微妙的时刻，使我难忘。

云朵被夕阳染成金紫色。金雀在空中盘旋飞舞。飘逸的云彩象一群走累了旅人，摇摇晃晃地踱着步。风轻柔地吹着。天气冷暖适度。

令人心旷神怡。

河边的堤坝很宽，上面自然形成一条路，笔直

地延伸到很远，很远……夕阳映在河面上，河水仿佛害羞似的闪闪烁烁，这儿的风景非常美丽。如果遇到这美好的景致，画家一定不会放过的。

那边跑过来的是谁？

最初是有节奏的脚步声。这声音越来越近，不一会儿，出现了一位穿灰色运动服的女孩。

那足音“哒哒哒”地轻盈而动听，接着又传来“哈哈”的短促的呼吸声。

只见她膝盖一上一下，两只手臂自由地来回摆动。虽然有点逆光，那张充满青春气息的脸，看得清清楚楚。

她宽阔的额头油亮亮地闪着光，一对明亮的眸子直视前方，嘴微微张开，面带笑容，仿佛有什么开心事。

是的，这就是我。冲野瞳。今年十七岁零三个月。

美人——他们都这样叫。我呢，也不太注意别人的评价。

小时候，人们常叫我“可爱的小姑娘”。可是，如果是情义不投的人也这么说，就不一定可爱了。

我自认长得美并不是坏事，但我并不因此而陶醉。

我现在在私立高中读书，作为班级委员，又是田径队员，有点小名气，体育节临近了，我要抓紧

训练，也许会取得好成绩。

这天，太阳早早就落下去了。余晖把天边的云朵染得金黄，远远看去，好象山坡上放牧着一群群金黄的绵羊。

开始训练的时候就晚了。如果没有赛事，这会儿早该回家了。加大运动量，是因为这次比赛很重要，从现在起，还要控制体重。这样想着，我一口气从堤上跑了下去。

哎哟，差点没扭脚。下面是公路，当心汽车——

穿过马路是一片新住宅区，房子都很相似。一条条狭窄的街道并不零乱，把住宅区切成一方一方的格子很是壮观。

过了马路，到家只需五六分钟了。

跑步的时候，风送来些许凉意。一停下来，汗就一个劲儿地往外冒，我急忙擦去脖子和额头上的汗。

送晚报的、附近的太太的自行车错身而过。这是为了运动而消磨时间的好办法。

不过，用母亲的话说，太太们在家中是最辛苦的。要是丈夫在家里什么都干，势必影响工作，在公司里，不是被解雇，就是被降低使用。

天渐渐黑下来，附近传来狗吠声，都市里又揉进些许田园风趣。不知从哪个窗口飘来悠扬的乐曲，仿佛天空中挂满了小提琴。

我家的房子在这一带，虽不引人注目，也不逊色，尽管刚建时的白色墙壁已变成了灰色。这幢二层建筑，已盖了五年了。采光相当好。楼前一片草坪，庭院小巧别致。总之，这是一座典型的市民住宅。

大门关着。停车的地方空空的。这里一片寂静。

走到大门口，发现屋里没灯光，有点扫兴——妈妈不在家吗？

噢，出去买东西了吧？可是，平时，她五点之前就会回来的。

幸好我走的时候拿了钥匙。

进了屋，没见妈妈的鞋，唉，她真的没回来。

我先走进浴室，洗完澡，换上干净衣服。啊，出过汗洗澡真舒服。这是一种独特的感受，出汗嘛，也并非坏事。

护肤霜擦在脸上，有点凉丝丝的感觉，很舒服。镜子里露出上半身，我仔细地端详着自己，越看越不象，我被自己的形象吸引住了。

啊，这真是不可思议。

T恤衫和紧身裤给我增添了风采，吹过风的头发蓬松飘逸。吹风机嗡嗡地响着，我专心致志的梳理头发。咦？好象有电话铃声。我连忙将吹风机关